

APR 2 1990

UN/SA COLLECTION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三十七年



第 2340 次会议

1982 年 3 月 30 日

纽 约

目 录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2340).....	1
通过议程	1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 年 3 月 22 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载于每季编印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依照1964年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内。新体制于1965年1月1日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这个日期以前所通过的决议。

第 2340 次 会 议

198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二 在 纽 约 举 行

主席：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出席者有下列各国的代表：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临时议程(S/Agenda/2340)

1. 通过议程

2.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年3月2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7)

上午 11 时 30 分 宣布开会。

通 过 议 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年3月2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917)

1.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第2334和2338次会议〕对这个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埃及、摩洛哥、巴基斯坦、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莱文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

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姆拉尼·曾塔尔先生（摩洛哥）、奈克先生（巴基斯坦）、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2. 主席：我希望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已经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和伊朗代表的来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安理会理事国已收到文件 S/14930，其中载有 3 月 25 日 约旦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4. 第一位发言人是伊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5.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真主保佑。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古兰经》第4章第75节写道：

“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放〕老弱妇孺而战斗呢？他们喊叫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从虐民者所属的这个城市里把我们救出去。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个保护者，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个援助者’。”

6. 安理会今天举行会议，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虚构的实体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实行的嗜杀成性的政策

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连美国公众也全都知道了，而通常有人故意不让美国公众知道世界其余地方发生的许多事件，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7. 三分之一世纪以来，安理会一直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在巴勒斯坦受苦受难和被剥夺权利的这些漫长而令人厌烦的岁月中，许多官员来到联合国任职，工作了多年，直到年老退休。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仍未解决。

8.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唯一的进展就是他们在这个国际机构中有了一名观察员代表——这就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流血斗争，联合国终于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是存在的，并承认他们有一个问题。安理会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多亏了安理会，巴勒斯坦人迄今为止三十多年来才一直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唉！过了三分之一世纪，只是为了使这个问题得到承认。这个过程太慢了。经过三分之一世纪之后，仅仅承认了这个问题，这个成就太小了。我相信，安理会一定非常忙，一定掌握了足够可靠的证据，才在这么多年中一直忽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9. 我们波斯有个有趣的寓言。一个人在街上见到一位老朋友，感到惊讶，他说：“哎呀！有人告诉我，你早就死了。”这位朋友说：“这个消息一定错了，你看，我不是还活着吗？”这个人说：“但是，我的消息来源是非常可靠的。”

10. 不管怎样，令人高兴的是，安理会终于确信巴勒斯坦人是存在的。这个信念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得到承认的宽慰，使他们在这么多年之后可以高兴一些时候。还要过多少年呢？我们不知道。上天才会知道。

11. 对于帝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这个买卖一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它以获得安全保证为借口，逐步向四面八方侵犯和占领更多的地区和地方，戈兰高地是最近占领的地方。它对以色列的安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难道不是吗？这大概就是安理会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缘故。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及其在安理会中的支持者最好记住：扩张主义的侵略同安全是截然矛盾和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他们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有一点点关切之心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在安理会内外不再忽视这个根本原则。

12. 国际和平与安全同在管理我们世界的行政体制中反映出来的明智、远见、信任、虔诚和美德始终是成正比的，决不是通过侵略建立的。

13. 现在由安理会讨论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嗜杀成性的暴行问题同多年得不到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绝不是没有联系的。这个问题得到联合国的正式承认，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并且仍然是本国际机构的事务的一部分。考虑到安理会的结构，我完全相信，这些讨论对于在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具体结果。对安理会的许多决议从来不在乎的那些人，决不会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和血腥勾当——当然，就是说，如果任何建议真的能够产生什么结果的话。

14. 杀害无辜人民的行为仍在继续。这个问题是那么引人注目，以致美国宣传工具——它对伊朗穆斯林反对伊拉克侵略的奇迹般的成就居然可以保持沉默——也把巴勒斯坦流血的情景搬上了他们的电视屏幕。然而，正如我们大家都将见到的那样，安理会甚至不会发表一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强烈声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身分证就是安理会本身发给的。

15. 因此，我国代表团到这里来不是由于预期会有任何具体解决办法而提出巴勒斯坦人的论点的。因为，首先，安理会并没有自称是处理国际犯罪行动的国际法庭；其次，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安理会的集体智慧，因为它的理事国并不享有平等权利。歧视是安理会的制度上的特征，即使所谓的发达国家对多数裁定原则感到骄傲，至少在口头上感到骄傲。当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此鼓吹民主的时候，为什么安理会的一些在道德或智慧方面没有任何超人之处的理事国竟然享有否决的特权呢？这种特权实际上比弱肉强食的原则还要糟糕。正如伊马姆霍梅尼说过的那样，弱肉强食的原则至少适用于丛林本身，而民主是联合国的神圣准则，甚至不适用于联合国自己的机构。

16. 这里的情况既然如此，巴勒斯坦人肯定将根据神的法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那么，如果任何人袭击你，你就以他袭击你的方式去袭击

他；要敬畏真主，并且懂得，真主是同能够约束自己的人站在一起的。”

17.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在这里或别处的辩论和决议中是找不到的。解决办法完全在于强有力地使侵占者确信，它不再能指望被占领土的多数居民的无所作为，而且它不再能用军事力量来强行使这个地区保持平静了。

18. 因此，被占领土的事态发展的新阶段是个非常重要的积极迹象。说它是积极的，是因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斗争已经获得了新的动力。无辜的人民只是因为他们希望选举自己的市长而不向武力屈服才流血的。正如我们波斯人所说，热血将沸腾，直到谋杀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当犹太复国主义的亲密朋友伊朗国王开始在大街上杀害无辜人民的时候，他被赶下台了。

19. 我到安理会来所要提出的是对安理会本身来说更为基本的东西。如果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问题辩论三分之一世纪之后，问题是通过斗争现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牺牲而得到解决的，那么，这个集体安全体系可能剩下的任何信誉将彻底完蛋。由于安理会的特殊问题，联合国取得的成绩是那么微小，已经使全世界亿万人民感到失望。被压迫人民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对联合国的信任。

20. 因此，如果联合国还要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尊重的话，我们强烈要求安理会采取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行动。在安理会中的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它们的数目比少数压迫人的民族多得多——感到如此不安全，以致在国际上发生最引人注目的危机时，它们就修改它们提出的决议草案，使得甚至敌人也可以接受。这不是联合国中的健康现象，联合国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崇高的机构。那些以这种方式利用这个组织的人不仅背叛了全世界，而且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国际俱乐部。而许多被压迫的人可能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组织上。

21.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2.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女士，我想首先对你担任安理会3月份主席的职务向你表示

祝贺，并祝你在执行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时取得成功。

23. 与此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对安理会2月份主席、联合王国代表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表示感谢。

2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感谢安理会成员给它这个机会来阐述我国对议程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立场。

25. 鉴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局势严重而迅速地恶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充分理解属于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阿拉伯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约旦代表为什么要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会议。

26. 实际上，由于以色列犯下新的恐怖主义罪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一些势力把赌注押在超级军备和对抗的孤注一掷的方针上，以色列就是在这些势力的保护和鼓励下，在吞并东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之后，现在甚至胆敢采取措施，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使每个人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行政自治解决办法只是掩盖对1967年非法占领的领土实现殖民化和最后吞并这些领土的行为的幌子而已。必须从这个角度看待以色列在这些领土上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

27. 强行解除比雷、纳布卢斯和拉马拉市市长职务和解散一个巴勒斯坦市议会以及对其他市议会进行威胁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慨。

28. 无疑，以色列统治集团的目的是用占领军政权的傀儡取代从1976年市政选举中产生的合法的市议会。在所谓的文官政府的伪装下，通过后门把以色列法律引进这些领土。

29. 我们极为遗憾和震惊地获悉，由于以色列军队的野蛮做法，一些巴勒斯坦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受了重伤。谁也不能指望巴勒斯坦人民将甘心同以色列占领军政权的统治相妥协，毫不反抗地忍受吞并和压迫政策。

3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谴责以色列对正在捍卫自己的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吞并政策。我国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的职务。

31. 与此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许多国家代表向安理会提出的谴责以色列的镇压和吞并政策，并采取措施，迫使以色列放弃这种政策的要求。

32. 谁也不能否认，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报复行动的升级进一步妨碍了中东冲突的解决，妨碍了在那个地区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33. 事实再次证明，由于帝国主义大国同以色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以色列才有可能推行侵略和占领政策。

34. 以色列重新加紧推行它的吞并和侵略政策，这是同美国和以色列建立所谓战略联盟有直接关系的。美国奉行的这种对抗政策只能进一步鼓励以色列统治集团继续推行破坏中东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路线。

35. 然而，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只有在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之后才能得到保证，而中东冲突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

36. 在安理会会议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申它保证无条件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声援他们在他们的唯一真正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下为实现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37.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本月早些时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和在访问时达成的将巴解组织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团的地位升格为大使级的协议，反映了这种声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巴解组织在1982年3月10日的那次友好访问中发表的一项公报强调如下：

“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有巴解组织平等地参加的中东冲突全面解决办法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撤离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实行自决的权利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巴勒斯坦问题现在是，并

将仍然是中东冲突的一项稳定解决办法的关键。”

38. 关于召开一次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解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建议，是一条切合实际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就能通过真诚的和集体的努力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39.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40.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3月26日星期五，安理会被告知：

“以色列……并不打算以任何方式放弃它对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居民的责任。并且要努力制止煽动和颠覆活动，以促进它的使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永久和平共处的根本目标。

“以色列的立场一贯是以对和平事业和对人民福利的关心为指导的。”〔第2338次会议，第56和57段〕

41. 对于新近走上国际舞台的人们、天真的人们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很美妙。但是，不幸的是，对于发表上述声明的人来说，安理会的记录、联合国所有其他组织和机构的记录以及过去35年来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历史，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以色列不是国际社会中一个爱好和平的成员，与此相反，以色列一直蓄意和具体地通过它的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它的政策和不端的行为证明它丝毫不关心居民，即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民的福利，同时证明，以色列决心破坏为实现和平、全面和公正的和平，实际的和平——而不是一项强加于人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只是再次破坏和平的序幕——所作的各种努力。是的，以色列根本不打算放弃它用武力夺取和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以色列不打算放弃它的一贯作法，它对我们被占领人民的镇压和压迫措施。以色列根本不打算结束为推行它的殖民定居计划而没收阿拉伯土地的做法。以色列不打算让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为了他们的人民、社会、家庭和儿童的福利而利用自己的水源，更谈不上为了他们的生计和农业而利用水源了。以色列不打算放弃它的妄自尊大和顽固不化态度，不打算放弃它蔑视世

界大家庭、抵制安理会决议和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①条款的做法。总之，人们正通过联合国的集体努力，在保障联合国的原则和决议以及人民权利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以色列并不打算放弃破坏这种努力的伎俩。

42. 1949年第四项目内瓦公约^②并不象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所谓的”公约。那项公约象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一样具体和实际，同时，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以色列也是缔约的一方。那项公约的条款完全适用于至少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安理会已多次重申了这一事实。以色列是一个占领国，它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占领的。这是一种军事占领，并且在公约中甚至在第54条中没有任何规定允许占领国对在被占领下的人民随意行动或为所欲为。顺便提一句，为什么在这里要有选择地应用公约呢？公约要么适用，要么不适用，至少可以说，有选择地应用公约是不公平的。

43. 建立一个文官政府——虽然在战争部或者国防部的控制之下——由以色列的文官取代被驱逐的、选举产生的市议员和市长，这种从穿军装到穿皮埃尔·卡丹定做服装的外表上的滑稽变化——这些只能表明是接管民政，吞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的感觉，这就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最近在被占领下的我们人民造反的真正原因——直接的真正原因——是长期的占领，是以色列拒绝实施第四项目内瓦公约的条款和建立文官政权。不错，军事占领当局在行使由于军事占领而取得的权力时，可以援引第四项目内瓦公约，以“对占领国进行辱骂和威胁”为借口采取镇压措施和专横的作法。军事当局可以制造混乱和在城市里架设铁丝网，但是，建立由占领国的国民管理的文官政府却不是占领国能有的特权。

44. 占领国和处于占领之下的人民之间是无法建立感情的。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必然是侵略者和受害者的关系。改变这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占领状态，撤退占领军队和保障获得解放的人民和领土的自由和独立。否则，处于占领之下的人民的抵抗将随着占领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的升级而继续下去并有增无已。

45. 今天是3月30日，这在巴勒斯坦历史上是一个光荣的日子，这在反对种族主义、军事统治、通过武力夺取土地、建立殖民主义移民点、镇压和压迫的斗争史上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人们举行总罢工来纪念国土日。数万人在拿撒勒、耶路撒冷、海法、沙法阿姆鲁、锡赫宁、拉马拉、乌姆法赫姆、加沙和希伯伦举行了示威。口号是：结束非法占领；让选举产生的市长复职；释放被拘留者，解除殖民主义移民的武装；从被占领土的大街上撤走军队；结束在戈兰高地进行的封锁；米尔森，回到学校去；重新开放贝尔泽特大学；结果夺取和没收阿拉伯土地的政策；以色列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以色列的地方阿拉伯议会地位平等；在以色列混杂居住的城市中，给阿拉伯人社区以平等的地位；不许干涉我们在大学学习的阿拉伯学生；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群众以平等和民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联合斗争万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的共同支持万岁；和平和正义万岁；反对占领的斗争万岁。以上这些就是在被占领的整个巴勒斯坦的大街上高喊的一部分口号。

46. 在3月27日，星期六，3万名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特拉维夫大街上游行，抗议军事占领部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特别是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暴行。特拉维夫政权最害怕的是这种真正的精神：万众一心的精神，人类交往的精神，而不是种族主义的歧视和统治。

47. 让我们回顾一下自从上星期五安理会会议〔第2338次会议〕以来被占领土的事态发展。对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包括加利利的阿拉伯人的镇压措施不断升级；在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特别是在加利利和三角地区增加驻军。特拉维夫政权非常害怕各地人民会纷纷起义。

48. 为了进一步在被占领的领土上扼杀我们的人民，实施了严格的财政条例。不允许越过约旦河上的桥梁返回家园的巴勒斯坦人随身携带超过一千第纳尔（相当于三千五百美元）。住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是靠他们的孩子或父母在各地挣钱，千辛万苦地挣钱，并且寄钱给他们，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以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祖国，在自己家园扎根，永久地居住下去。报纸受到专横的新闻审查。这里的报纸，任

何报纸，特别是巴勒斯坦报纸，都没有自由。在过去几天，对当地报纸施加了进一步的限制，禁止了当地报纸的发行。诸如《人民报》和《黎明报》已不准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的城镇发行。

49. 今天，3月30日早晨，《纽约时报》发表了戴维·希普勒的一篇题为“以色列加紧控制阿拉伯报纸”的十分有启发性的文章。我想援引那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希普勒先生写道——电头是耶路撒冷3月29日：

“为了镇压西岸的骚乱和贬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力量，以色列军事当局已经加紧了他们对耶路撒冷阿拉伯文报纸的审查，并且阻止绝大部分阿拉伯文报纸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发行。”

“.....”

“结果，在西岸的80万阿拉伯人不得不主要依靠以色列的电台和电视的英文和阿拉伯文广播，依靠约旦、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向国外的广播来了解他们自己领土上发生的事件的消息。”

“编辑们抱怨说——以色列官员也承认这一点——军方的审查员删掉了由阿拉伯报纸自己记者采访的所有关于西岸骚乱的报道，强迫他们仅仅刊登在希伯来文的以色列报纸上已经登载过的材料。编辑们说，即使是这种新闻，阿拉伯文的报刊上也有许多不许刊登。

“(一位编辑说)‘这是15年来最恶劣的现象.....上星期，我们一连两天没有刊登一行有关两岸的新闻。’”

50.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美国报纸没有登载一行关于纽约或者芝加哥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消息，我不知道谁还会买那份报纸或者它还有什么用处。文章继续援引这位编辑的话说：

“而且，如果我们仅仅登载5%的消息，他们就没收我们的报纸。他们甚至不让我们刊登由以色列电台和电视台采访的消息，甚至不让我们刊登以色列报刊登载过的消息。”

“官员们解释说，以色列军方根据英国在巴勒

斯坦的托管当局1945年发布的紧急条例进行的审查”——

我在这里要指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法官和巴勒斯坦法官也认为，甚至在纳粹领土上也没有这样的紧急条例：这些条例比纳粹条例还要坏得多——

“对阿拉伯报纸总是比对以色列或外国报纸还要严格。阿拉伯文报刊必须把全部材料呈报审查员，其中包括讣告”。——难道死去的人还要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唯恐讣告中包括什么政治声明。然而，以色列报纸的消息和驻这里的外国记者发出的电讯，只有当它们同军事安全问题有关和涉及某些其他极少的主题，例如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的命运时，才受到审查。”

这篇文章继续说：

“审查员看过的校样对于有关巴解组织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改动。在一条消息中，称巴解组织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描述被勾掉了。在关于以色列的一个委员会要求‘对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判处死刑’的报道中，审查员把‘突击队员’改为‘恐怖分子’。在一篇关于在‘巴勒斯坦境内的巴勒斯坦大学毕业生’的文章中，审查员将‘巴勒斯坦’改为‘以色列’，并把‘巴勒斯坦境外’一语改为‘国外’。”

“.....”

“来自戈兰高地居民反对以色列吞并这块领土的公开抗议信绝大部分受到审查，其中包括一封给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的信”。——

我相信，亚历山大·黑格从其他途径收到了这封信。

“关于逮捕、限制返回家园或者判处徒刑的事实性报道也屡遭查禁。

“(一位编辑说)，在上周送审的37条消息中，21条完全被禁止刊登，2条被删改得面目全非，6条部分地被删改，但还是发表了，8条未被删改而通过”。

这仅仅是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一部分情况。

51.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报纸《人民报》和《黎明

报》是在耶路撒冷出版的，很长时间以来，住在耶路撒冷以北10英里的这些编辑们被禁止到那座城市中去。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跟纸面上的以色列民主完全不同的在实践中的以色列民主吗？而一些人，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却对这样的实践中的民主大肆吹捧。

52. 另外一个问题 是那里教职员的情况如何。教职员，即贝尔泽特大学的教师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骚扰。我不能肯定安理会成员国是否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教授们都受到军事总督发布的854号军令的结束：他们的学术资格不是决定的因素，军事总督的意愿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一位教授住在耶路撒冷，他或者她将需要一张工作许可证才能前往几英里之外的贝尔泽特去教书，好象他或者她是一位外国人似的。有人提到了民主，我感到这是详尽阐述这个主题的好时机。

53.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72小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事态发展。就在伯利恒城外不远，有一座叫做贝特沙霍尔的小镇，对基督教徒来说，它被称为牧羊人的牧场。上星期日和本星期一，贝特沙霍尔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人民举行示威反对以色列人的暴行，但是，“英勇的”以色列冲锋队员驾驶着美国制造和捐赠的装甲车冲进英雄的示威者的队伍。由于那次野蛮的进攻，2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30多人被逮捕和拘留。

54. 即使伯利恒城本身也没有幸免，在伯利恒，出动了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冲锋队去对付再次抗议以色列最新镇压措施的示威。五个人被逮捕和拘留，两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这里倒没有歧视。他们的名字是优素福·索梅利，萨努·库姆塞赫，马吉德·阿布·法尔汗，林达·格赖耶布和阿卜拉·阿雅德。

55. 在哈德尔城(即圣·乔治城)和胡桑城以及在宰舍赫的难民营仍然处于戒严和宵禁状态。

56. 贝特杰拉、萨伊尔、亚塔、哈勒胡勒、贝特阿米尔和扎希伊耶仍然处于戒严和宵禁状态。

57. 在拉马拉，选举产生的市长卡里姆·哈拉夫被撤职并且被驱逐出这座城市，送到了杰里科。市议会秘书纳比勒·阿赫瓦勒被逮捕和拘留。副市长

也被赶下台和软禁。他就是牧师兰提西先生，他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和虔诚的基督教牧师，除了在教堂主持宗教仪式外，他还以市议员身分在社会方面为公众服务。出租汽车司机由于拒绝同军事当局强加于人的所谓的文官政权合作，他们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了。在拉马拉，有40人被逮捕和拘留。

58. 在美丽的耶路撒冷，罢工在继续。冲锋队员现在正在冲入关闭的商店，但是我们的人民决心不被威胁所吓倒。

59. 在拉法，冲锋队员现在闯入了住宅，虐待人们，把许多人拖到军事总督办公室里。我获悉，军事总督拒绝更换军装，他至少希望以他本来的面目出现。

60. 我们在加沙的人民的命运也完全是一样的。

61. 在纳布卢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官员被拘留在市府大楼里。他们只不过是拒绝同以色列的所谓的监督市政事务委员会合作。

62. 在巴拉塔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已有好多天处于宵禁中。

63.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城市卫士”举行了一次会议，表示他们完全声援和支持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这也许是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统治集团感到害怕的另一件事情。

64. 希伯来大学的阿拉伯学生会书记博·洛斯·哈达德被逮捕和拘留，对他提出的指控是：对其他巴勒斯坦学生表示支持和同情。

65. 我已说过，卡里姆·哈拉夫被驱逐出境了。他目前在杰里科。但是，他现在被剥夺了必要的医疗护理和治疗。各位想必记得，他是残疾人，这是由一次暗杀未遂事件造成的，天知道这次暗杀是谁指使的。占领国以色列尚未侦破这个神秘案件，也未捕到罪犯。

66. 在纳布卢斯，医学联盟主席萨拉赫·布斯塔米也被逮捕了。

67. 另一方面，上个周末，我们看到《纽约时报》3月27日的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援引教授兼将军的米尔森的话说：

“巴解组织主张的是……否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否认犹太人民的真正存在……这场斗争是在以以色列和犹太人民为一方，以巴解组织和代表巴解组织的邪恶思想的那些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

68. 正如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许多会议上所表示的那样，巴勒斯坦人民的思想是简单而明了的：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和产业，让他们和平地生活，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想；我看不到其中有什么邪恶的东西。阿拉法特主席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大家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有足够的地方在一起生活，而不用实行任何歧视。这难道是邪恶的思想吗？难道提出和平地在一起生活，不实行任何种类的歧视的要求、呼吁和决心是邪恶的吗？不。在我们看来，这是唯一合乎道德的态度。那些反对这种态度的人只鼓吹排他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思想，这使人难免想起希特勒及其一伙所代表的雅利安人。

69. 米尔森教授将军说他的野蛮运动是“一种道德十字军”。这叫什么十字军运动，连和十字相似的加号都从数学书中删去了，而代之以一个倒写的“T”字。用机关枪向示威学生射击和施放催泪弹的人难道有什么道德价值吗？这个米尔森赶走选举产生的市长和解散市议会，并代之以他自己那帮人中的成员的行为有什么道德基础呢？而且，以以色列和犹太人民为一方，以巴解组织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呢？他声称代表的是什么犹太人民呢？如果他所代表的是象艾伯特·爱因斯坦、布鲁里亚·考夫曼、斯蒂芬·沃尔夫和汉纳·阿伦特这样的犹太人，那么，让我们听听《纽约时报》1948年12月4日发表的由他们署名的一封信件的内容吧：

“我们时代的最令人不安的现象之一就是在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出现了自由党，自由党在组织、方法、政治哲理和社会号召方面酷似纳粹党和法西斯党。它是由前全国军事组织（伊尔贡）的成员和追随者组成的，全国军事组织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主义的、右翼的和沙文主义的组织。

“这个党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目前对美

国的访问显然是为了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在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是支持他的党的。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加强同美国的保守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政治联系。好几名全国闻名的美国人联名表示欢迎他的访问。不能设想，那些反对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人会签名支持贝京所代表的运动，如果他们确切知道贝京先生的政治经历和观点的话。

“在通过捐款，公开表示支持贝京和在巴勒斯坦造成有一大批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法西斯分子这样的印象，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前，必须使美国公众知道贝京和他的运动的经历和目标。

“根本不能依据贝京的党的公开声明去了解它的实际特性。今天，他们口头上谈论自由、民主和反对帝国主义，然而前不久，他们却在公开宣传法西斯国家的理论。这个恐怖主义党是在它的行动中暴露出它的真正特性的：从它过去的行动中我们可以判断它将来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他们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村的行为。这个村庄靠近公路干线，周围都是犹太人的土地，它不曾参加过战争，甚至击退了想利用这个村庄作为基地的阿拉伯人。〔1948年〕4月9日，恐怖主义匪徒袭击了这个在战斗中并非军事目标的平静的村庄，杀害了大多数居民——24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只留下少数居民活命，以作为俘虏在耶路撒冷游街。大多数犹太人对这种行为感到恐怖，犹太建国会向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发了一份电报，表示道歉。但是恐怖分子对这种行为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反而对这次屠杀感到骄傲，广为宣传，并邀请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外国记者到代尔亚辛村看看成堆的尸体和造成的浩劫。

“代尔亚辛村事件是自由党的特性和行动的例证。

“在犹太人社区，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感的混合体。同其他法西斯党派一样，他们被用来破坏罢工，

他们自己也竭力破坏工会。他们已经提议以意大利法西斯为榜样，用总体联盟来取代工会。

“在前几年的零星的反英暴力行动中，全国军事组织(伊尔贡)和铁血团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实行了恐怖统治。教师因为讲了反对他们的话而遭毒打；成年人因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这些组织而被枪毙。恐怖分子使用暴徒手段，打人，砸玻璃窗和广泛强盗行径来恫吓人民，逼人民缴纳大量款项。

“自由党的人在巴勒斯坦建设成就中没有起任何作用。他们没有开垦荒地，没有建立定居点，只不过损害了犹太防务活动。他们大肆宣传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是为了召唤他们的法西斯同伙。

“贝京和他的党现在提出的大胆说法同他们过去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之间的差距表明它不是普通的政党。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法西斯党。对这个政党来说(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和英国人)采取恐怖行动和颠倒黑白是这个党的手段，成为一个‘领袖国’则是它的目标。

“鉴于上述考虑，急需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贝京及其运动的真实情况。尤其可悲的是，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高领导已经拒绝发起反对贝京的努力的运动，甚至拒绝向它自己的成员揭露支持贝京将给以色列造成的危险。

“因此，下面的签名者采取了公开揭露贝京以及他的党的几个突出事实的办法，并且敦促所有有关的人不要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这个最新表现”。

70.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伊西多·阿布罗莫维茨、汉纳·阿伦特、亚伯拉罕·布罗克、拉比·杰塞朗·卡多佐、艾伯特·爱因斯坦、赫尔曼·艾森、医学博士海伊姆·法因曼、M.盖伦、医学博士H.H.哈里斯、齐林·哈里斯、西德尼·胡克、弗雷德·卡拉什、布鲁里亚·考夫曼、伊尔马·L.林海姆、麦钱·梅塞尔、西摩·凯尔曼、迈尔·S.门德尔森、医学博士哈里·奥林斯基、塞缪尔·皮特利克、弗里茨·罗尔利希、路易斯·P.罗克、鲁思·塞杰尔、伊

扎克·桑科夫斯基、T.J.舍恩伯格、塞缪尔·舒曼、M.恩格尔、伊尔马·沃尔夫、斯蒂芬·沃尔夫。

71. 我只希望不仅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美国政府每天早上都看看这封信，反复看一看，因为那些应受尊敬的知名人士预见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72. 话说回来，如果米尔森先生希望以负责纽约州的三K党大头目丹尼尔·伯罗斯(他于1965年10月31日自杀)的名义发言，那么，米尔森还可以包括这个集团的其他人。他可以放心地同他们为伍，但是，他不敢同全世界正直的公民站在一边。因此，一句忠告是：不要肆无忌惮地推行种族主义；它会产生反效果，而效果是灾难性的。

73. 此外，米尔森代表哪些以色列人呢？他是代表已经从以色列地狱逃出来、现在在美国避难并生活在这里的30万——若不是更多的话——以色列人吗？按人口比例，这等于大约2,600万美国公民谋求在别处过较好的和较为安全的生活。或者，他谈的是不是上星期六在特拉维夫大街上游行的数万人，或者今天在拿撒勒、特拉维夫、海法游行，谴责残暴行为和种族歧视的数万人？是的，米尔森的确反映了一个兵营国家的心理状态，这个国家的青壮年中始终有30%身穿军装，手持武器，另外30%是现役后备兵。我用“兵营”这个词了吗？对不起，我指的是侵略、扩张和进一步侵略的策源地，它危及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74. 几周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影片，名叫“墙”，我劝每个人都想办法看看这部影片。它带来一个信息。它是关于华沙犹太区起义的英雄的。对我来说，它带来的信息是这样的。

75. 有三种人：一些人背叛了人民，设法买到假证件，逃跑了。另一些人则通敌，并从种族主义占领军那里获得了“赏金”。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孩子和家属面前被枪毙了。这就是一切通敌者的下场，不论他们是卖国贼还是村庄盟员。第三种人是绝大多数，他们坚持立场，为他们的生存、尊严和权利而斗争，他们的唯一保证、唯一动机和唯一的工具就是他们的决心和他们用来对付种族主义法西斯占领军的机枪。

76. 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在真正为时太晚之前，请求，实际上是要求，立即撤回以色列占领军，废除引起我们人民最近起义的一切措施和命令。这是安理会的迫切任务。

77. 巴解组织非常清楚地知道安理会的哪个理事国在保护和支持以色列的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给予支持的动机何在。但是，我们不会迁就。我们人民的生存、尊严和权利比其他任何考虑宝贵得多。

78. 主席女士，我非常遗憾不得不这样说：当参加安理会辩论的一个代表要求会晤主席时，主席应接见他，这已成为通例。当巴解组织的代表在讨论巴勒斯坦权利问题的时候要求接见时，其他各位主席都是

那样做的。安理会的一位主席不理睬我们要求同他或者她会晤的请求，这确实是不民主的，也是不合适的。至少主席可以有勇气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礼貌地拒绝这个请求或者表示遗憾。主席在这里应该发挥主席的作用，而不是他或者她自己国家的代表的作用。

下午 12 时 35 分散会。

注

①大会第217A(III)号决议。

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第287页。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نزوح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أكتب إ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ІЗАЦІЇ ОБ'ЄДИНЕННИХ НАЦІ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пиш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н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